

朱向前 / 著

黑白齋序跋



黑白斋序跋

朱向前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白斋序跋/朱向前著.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4
ISBN 7-5033-1386-2

I. 黑… II. 朱… III. ①序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8855 号

书 名:黑白斋序跋

作 者:朱向前

责任编辑:刘 静

装帧设计:蒋 浩

责任校对:刘晓京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100081

电 话:62183683

<http://5033.peoplespace.net>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厂

开 本:A5

字 数:226 千字

印 张:10.625

印 数:1-3000

版 次:200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386-2/1.1206

定 价:18.60 元



朱向前，教授。祖籍江西萍乡。1954年生于江西宜春。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95年获华中师大文艺学硕士学位。现任解放军艺术学院训练部部长。研究生导师。1996年授大校军衔。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担任过首届中国作协“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评委，第四、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读书班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评委，《小说选刊》年度奖评委；《中华文学通史·当代卷》编委、《新中国军事文艺大系》编委、中华文学基金会“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编委和《新中国军事文艺大系·中篇小说卷》主编、军旅长篇小说“金戈丛书”主编、《九十年代文学潮流大系·军旅人生小说》主编。简历与事迹被收入美国《国际杰出名人大辞典》、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中华当代文化名人大辞典》等十余种辞典。

曾获“青年文学创作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等多种奖项。目前正承担国家“九五”期间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军旅文学50年（1949—1999）研究”。

目 录

好汉不提当年勇	(1)
——序刘林小说集《桃子脸,弯弯眉》	
《灵性俑》的诞生	(8)
——序黄献国长篇小说《灵性俑》	
艰难行进中的“农家军歌”	(24)
——序陈怀国小说集《毛雪》	
魅人的梦想:星空乡愁与航天文学	(39)
——序李鸣生长篇报告文学《飞向太空港》	
阎连科将会怎样	(49)
——序阎连科小说集《两程故里》	
刘宏伟在这里寻觅什么	(59)
——序刘宏伟长篇小说《寻寻觅觅》	
走向成熟的曹岩小说	(66)
——序曹岩小说集《棕色雪天》	

- 冬夜的怀念 (82)
——序苗长水小说集《御花园》
- 来自春天的赣西的消息 (90)
——序聂冷散文集《赣西纪事》
- 胆魄·理性·文采·良知 (96)
——跋肖思科长篇报告文学《超级
审判》
- 孤独的冥想者 (102)
——跋朱苏进小说集《金色叶片》
- 军营卡拉 OK (115)
——序丁美霞散文集《红月亮》
- 老钟这个人 (119)
——序钟亦非长篇小说《黄土屋黑
土屋》
- 被“等掉”的可能依然在 (123)
——序薛晓康小说集《永远的金黄》
- 西部的奇迹 (130)
——序杨剑鸣小说集《黑旗》
- 对农民军人的爱与知 (134)
——跋阎连科小说集《和平寓言》
- 执著的回报 (144)
——序曾耀农《文艺人才学》
- 情寄化成岩 (147)
——序张鑫华小说集《硝墙》

照亮了天空的传奇·····	(156)
——序鹿天舒小说集《蓝旗兵巴图鲁》	
想起一篇评论的诞生·····	(164)
——序张慧敏小说集《孤旅》	
红土地上的风景·····	(168)
——跋熊正良小说集《红锈》	
王彪的写作机缘·····	(173)
——序王彪小说集《大鲸上岸》	
景民兄,你究竟在哪儿“入海”? …	(176)
——跋杨景民报告文学集《倾听西南》	
心灵之光·····	(184)
——序鞠天相小说集《走过发射场》	
军中步履的深沉回响·····	(189)
——跋《军旅长篇小说·金戈丛书》	
蜗居与飞鸟之间·····	(193)
——序唐韵散文集《我们的蜗居和飞鸟》	
“红米”与“南瓜”·····	(204)
——序常建新、陈建中长篇纪实文学《血战》	
在西部坚守·····	(208)
——序韩子勇《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	

90年代,转型期的军旅小说·····	(215)
——序《90年代文学潮流大系·军 旅人生小说》	
不会隐退的风景·····	(248)
——序吴国平诗集《隐退的风景》	
王秋燕的“纯金时光”·····	(256)
——序王秋燕小说集《纯金时光》	
海的记忆·····	(261)
——序潘宝玉小说集《小寒大寒又 一年》	
入痴入迷觅诗魂·····	(267)
——序《蔡氏兄妹四人诗选》	
淡淡地咀嚼人生的滋味·····	(270)
——序王静怡小说集《忧伤》	
跋《红·黄·绿》·····	(275)
跋《黑与白》·····	(281)
跋《寻找合点》·····	(284)
跋《沉入生命》·····	(289)
跋《军旅文学史论》·····	(292)
序《初心与正觉》·····	(299)
跋《初心与正觉》·····	(309)
“中篇合为时而著”·····	(313)
——序《新中国军事文艺大系· 中篇小说》	
跋·····	(331)

好汉不提当年勇

——序刘林小说集《桃子脸，弯弯眉》

新时期沸沸扬扬的文坛总算平静下来了。其实真没什么坏处，它给了我们一个认真省思与检讨的氛围和机会。这些年的文坛也确有不少事值得回过头来再咂摸咂摸，会让人咂摸出一些味道的。

比方说，由于人事、时事诸多方面的种种原因，使有的作品在当时很热闹很叫好，又讨论又获奖什么的。事隔几年，时过境迁，经了光阴的淘洗，那些附着在作品之外的层层锡箔脱落殆尽，就露出了一个原本十分平常乃至平庸的内瓢来。与此相反的是，也有那么一些作品，不占什么额外的便宜，平平实实的就过来了。可今天翻检开来，却又还耐得读，经得住一番品评——譬如短篇小说《瞎老胡》。

遗珠之憾，终究难免，这我知道。但文坛的某种机缘，对

于有的作者来说确实太重要了，它甚至可能影响到他日后整个的行为方向——天时地利人和的合力，常常刺激、诱发出一个才具中平的作者的文气与雄心并发，从而锐思穷神趁热打铁，真正脱颖而出（不是有不少作者在获奖之后才写出好作品吗？当然，更多的人相反）。但缺乏这种合力的适时刺激与诱发，也往往会使一个本来颇具创造资质的作者较长时期地湮没在汪洋的人海和文海中，显露不出来——譬如《瞎老胡》的作者刘林。

刘林是一个文运不怎么亨通的小说家。

我之所以说他的文运不怎么亨通是因为我觉得他的文运也并非特别背时。《瞎老胡》于1983年在刊物发表后，随即就被《小说选刊》转载，之后两家刊物上又都有了评论（尤其《小说选刊》配发跟踪评论在当时被视为一种获奖先兆），于是乎也听到不少同行的称道和议论，眼看着一颗新星就要冉冉升起了。然而，《瞎老胡》最终在当年度的全国评奖中还是“瞎”了。从此，刘林好像又默默无闻，偶尔与人议及，也不免生出些惋叹来。

我和刘林素无过往，相互间也很不了解。直到前几天——1989年12月15日下午2时——我突然接到他一个电话，说他即将出版一个小说集，嘱我为其作序时，我在惊诧中搜索记忆，脑子里倏忽闪过一个《瞎老胡》之后，竟就稀里糊涂应允了，并约定他次日下午送来书稿。我把日期记得这么清楚，乃由于头一天——1989年12月14日，我青年国手马晓春九段在“第二届中日名人围棋赛”的首盘中执黑以一又四分之一子告负于小林光一九段，输得还有希望。而16日，马晓春准备向小林光一发起第二次冲击，中央电视台将于下午3

时半转播实况,我早就期待着这一时光。可在与刘林通话中,居然把这一茬给忘了。

16日下午4时许,我正襟危坐开始进入“情况”,刘林捧着一摞书稿来了。于是便谈。我一边斜睨着屏幕监听着聂棋圣和杨晖七段的讲解一边和刘林谈——我谓之“两脱谈”。可想而知,这种“两脱谈”是很难专注和深入的,结果差不多是两无成。当刘林起身告辞时,我既没观好棋,也没和他谈出什么道道,对他的人生经历、创作道路诸如此类简直说是依然不甚了了……

不过这样也好,没有更多的资料可供参考与凭借,那就只有全靠“文本”了。认真阅读刘林作品首先就使我产生了本文开篇的那一番感慨。平心而论,《瞎老胡》今天读起来,仍然是一篇让人感到颇有兴味的小说。——因为这是一篇很扎实的小说,是一篇用生活细节老老实实塑造人物性格的小说,是一篇在平凡的人物身上发现与提炼出不平凡的品操与素质的小说,是一篇语言干净、叙述调子准确除个别地方有“叙述越位”现象而外基本不漏汤的浑然完整的小说,简言之,这是一篇放到数年以前包括获奖小说在内的小说中去比较都并不怎么逊色小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我特别注意到它的创作时间其实是1981年。这说明了什么呢?我们简单回溯一下就能意识到,在小说创作主要以突破政治禁区(如《伤痕》)或主题重大尖锐(如《三千万》)或塑造高大英雄(如《乔厂长上任记》)等等方略来取胜的1980年前后,把目光专注于某一类性格复杂的小人物,并通过其命运的沉浮来折射出大时代的变迁的短篇还并不多见。方之的《内奸》、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等篇什因此都成了为人瞩目的翘楚之作。从这个意义上说,《瞎

老胡》是不是也有某种得风气之先的意味呢？如果再把它缩小到军旅文学的范围来看，它在当时就显得十分前出了。假设《瞎老胡》早两年发表，或者闹上一个什么奖，出现在文坛上的刘林恐怕就不是今天这番面貌了，而他奉献给人们的作品可能也远不止是这些。

当然不只是一个《瞎老胡》了。在此之后发表的诸如短篇《京剧席位》、《华顺居之梦》，中篇《遥远的柳三妹》等也都颇可一读。它们再加上《瞎老胡》，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刘林小说的基本模式。那就是好纵深展开，往往以一个人物几年乃至几十年的遭际为经线，连缀起若干精心撷取的生活细节，最终完成人物的造像。他的一篇小说题目是这个模式的优美概括：《金藤串起的珍珠》。应该承认，这种艺术方式的把握有它的难度，刘林擅长于此道，正表明了他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对人生况味的深刻体察，以及结撰情节框架的出色能力（这一点与他编过三部歌剧的历史肯定有一种承袭关系，它保证了他的情节的圆满，却也不免有时透露出人为的编撰痕迹）等等。但是，这种方式对于短篇小说来说是不是最经济最讨巧的呢？

刘林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收在这个集子中创作时间最近的一篇作品是1987年发表的短篇《桃子脸，弯弯眉》。尽管刘林自己迄今为止最钟爱的还是《瞎老胡》，并视其为代表作，就作品的影响而言大概难免这样。但我从更纯粹的艺术角度看，《桃子脸，弯弯眉》无疑代表了刘林短篇创作新的艺术追求或者干脆说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他这个作品一反以前的纵线铺排而采取了横面截断，这种剪裁直接保障了作品篇幅的短小精悍（不过六七千字吧，他此前的短篇篇幅多在一万五以上）。刘林在这里截取的

是“我”到前线采访住的一间屋子里闹“鬼”的故事，小说结尾处引出的却是大大出人意外的苗族姑娘阿翠对我某部侦察股长白智勇的刻骨铭心的恋情。小说巧就巧在通篇并未直接描写这种恋情，它只是通过侧面极尽曲笔传达出阿翠的娇美、深邃与幽怨和白股长的机敏、勇捷与刚毅。最后仅用白股长出发侦察后阿翠半夜三更悄悄来到白股长宿舍内向隅悲泣的几近于“鬼”的一个举动，就把这一情感的深度与力度渲染得令人震撼。我不能不说，在我目力所及的表现南线题材的短篇小说中，《桃子脸，弯弯眉》实在是一个极具个性光彩的独到思路。

相比较刘林以往作品的情节，《桃子脸，弯弯眉》可以说是不完整的，它几乎连结尾都没有（白股长是死是活，阿翠所嫁何人，“我”皆不得而知）。它既不在乎故事的完满，甚至也不追求细节的充实，它着力的是一种氛围的营造，一种意境的生成，一种美韵的流布。它写得那样神神叨叨，恍恍惚惚，飘飘渺渺，幽幽怨怨……这就够了，这就具有了些许《聊斋》的笔意，志怪小说的韵味。这是一颗含蕴复杂的“怪味豆”。

在这里，刘林还开始了语言的锤炼和美文的铸造，请看这一段：

中午太阳挺足，我到山洼瀑布前去洗澡。这里景致极好，虽说是旱季了，竹子还是一片苍绿，刺棵子叶儿都落尽了，只剩下满枝红果子，被瀑布的飞沫洗得红彤彤亮光光，像一丛丛火。崖子上横一棵老橡子树，枝杈直伸到瀑布里，激得一摇一闪的。那股水清若无物，落下来却轰轰地响，然后又像油一样柔

滑地抹过一长串青石板，无声地跌入下面的石潭里。
那石潭深不可测，像一大块墨玉般并无波澜。

可以说，像这样精致的字斟句酌的行文（如引文中笔者加了着重号的字），在刘林以前的包括《瞎老胡》在内的作品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等等。

惜乎，刘林又就此打住了。

可以理解的是，刘林供职在一家杂志社，他首先要当一个称职的编辑，他要选好稿、编好稿、发好稿。据说他每年编发的小说总有那么三四篇要被转载，他为此得意，他甘愿为人作嫁。当然，为人作嫁的同时，也为己“裁衣”——磨砺眼力和手工艺。作为一个编辑家和一个小说家，他肯定一年比一年更长进了，他写得少而并非写不好就足以证明这点。尤其在我看来，衡估一个作者实力与前景的依据，并不在于他创作数量的多寡，而是看他每有所作是否达到了时代要求的水平线，保持住一定的品位。从《瞎老胡》到《桃子脸，弯弯眉》，我们看到刘林并不落伍，偶或还靠过前，他还有一点儿小小的老本。

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得好：好汉不提当年勇。刘林今天来结这个集子，我揣摸其用意并不在怀念过去，恰是为了前瞻未来。我从中读出的意义，也不在于它说明刘林以前有过什么，而是验证他今后能做什么。况且以前有过或没有过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和明天。——至于“文运”这玩艺嘛，我说它可遇而不可求，不求或正可遇。

前面我提到过，适逢“第二届中日围棋名人赛”鏖兵期间，勉为其难给刘林作序，脑子里还总拂不去这黑白世界的战事

风云——1989年12月16日下午5时许,马晓春九段经过六个多小时的搏战,究竟不敌小林光一,中盘饮恨推枰认输。小林果然端的厉害!令人敬佩,更令人深思。——据报载:小林光一自1977年在日本首次夺冠之后亦曾再度败北,此后7年沉寂,殚精竭虑,卧薪尝胆,终又在1984年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从此雄风不减,时至今日棋艺愈发妙到毫巅,风靡棋界……

打住。

记叙这些与刘林小说纯属风马牛,只不过是私心的一点儿偏好罢了。但也由此引发我的一个联想:不知刘林君是否也喜欢小林光一?

我希望刘林能喜欢他,并且研究。

1989年12月20日深夜

北京西郊魏公村

载《昆仑》1990年第4期

《灵性俑》的诞生

——序黄献国长篇小说《灵性俑》

实在说,我们苦苦等待一部真实而又艺术地反映“文革”期间军旅生活的好作品,已经有不少年头了。当我们一次又一次感受着新时期以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和“蒙难文学”等等直接或间接抒写“文化大革命”给予我们民族巨痛深创的文学大潮的冲击时,为之震撼,为之欣喜,亦为之不安——因为我们面对由此反衬出来的另一块偌大空白不能不常常发出焦灼的追问:富于才华与创造精神的军旅作家们,你们安在?

现在,我们终于有了长篇小说《灵性俑》——

《灵性俑》那种极富荒诞意味和幽默魅惑与深沉情调的全面摄取生活的笔力,那种对隐秘的人心的细致入微的洞观与体察,对高尚情操的淋漓尽致的弘扬与歌吟,对堕落灵魂的想

方设法的拷问与拯救,对深植于历史厚壤中的当代军人根性的刨根究底的寻觅,对生存在荒谬岁月中的军人倾注的绵绵不断的关爱,对人类生活中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双重矛盾的不怕陷入二律背反困境的苦苦思索,以及对表现手法的兼容并包等等,都使我们毫不犹豫地认定:这正是一部我们期待已久的直面“文革”时期军旅生活的先声之作。

《灵性俑》的诞生,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无疑是重要的,对于新时期以降的军旅文学来说更是如此(这方面的意义我将在后面展开论述)。然而作为一种创作现象,它也同样重要,尤其对于黄献国本人而言,或者说还更为重要。就像一个母亲的“一朝分娩”固然辉煌,而她的“十月怀胎”亦是同等的艰辛与壮丽。没有过去长期的思想、生活与艺术的积累和孕育,以及“临产”前的阵痛,就没有未来的文学宁馨儿的呱呱坠地。《灵性俑》的诞生,既是黄献国小说艺术蜕变的必然收获,更是他人格的自我搏击的宝贵结晶。注视一下这个诞生的过程,人们也许可以从中窥见到新时期文学和它部分年轻的创造者们艺术和人格的进化历程的或一侧影。因此,我不准备放弃这个作家本体研究的机会,我对《灵性俑》的评析,将从《灵性俑》诞生之前的比较漫长的孕育过程——即黄献国既往的小说创作道路的回溯开始。

在《灵性俑》诞生以前,黄献国约十年的小说创造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写实阶段。这主要指的是他从70年代后期开始小说尝试到80年代初期比较熟练地掌握了传统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并能稳定地发表小说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作品是短篇小说《白头翁》。《白头翁》在1981年9月号《长春》上刊出不久即引起了注意,随之被《小